



血海惊魂

卓斌华
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宋金战乱年间，一户平民夫妇慑于豪绅官吏的淫威，留下了“八个”同父异母及同母异父的孩子，散落在宋蒙金战营。刀光剑影中，孩子们各事其主。“卧底”敌方，却错诛了自己的“同根”。战场上巧结奇缘，却不幸是自己的“妹妹”，只能落荒而逃。从囚徒变成驸马，三凰奇争一凤，真诚善良中也有嫉妒猜忌……在血海惊魂中，演出了一场又一场肠断泪仍流的悲剧……

回 目 表

- 一、娇女陷痴情……………(1)
- 二、金钗缀连理……………(18)
- 三、同为天涯沦落人……………(35)
- 四、烽火骤起·人各一方……………(54)
- 五、暗机关隔断海誓山盟……………(70)
- 六、石破惊天得夫丧夫……………(86)
- 七、比武场杨辉风流拜将……………(103)
- 八、“卧底”破金兵……………(117)
- 九、三剑定奇缘……………(134)
- 十、误“兄妹”羞离家……………(151)
- 十一、义“淑兰”舍家救囹圄……………(169)
- 十二、当朝驸马姻缘奇……………(186)
- 十三、红颜难伴六十翁……………(201)
- 十四、一箭生波折……………(212)
- 十五、假书休儿媳……………(225)
- 十六、书香传幽情……………(237)
- 十七、三凰争凤……………(249)
- 十八、别雏回故国……………(271)
- 十九、马前遇前妻……………(288)
- 二十、断肠永诀……………(305)

娇女陷痴情

却说宋、金对峙年间，在亳县乡下，有一务农人家。姓沈，名淦。早年家私颇饶，不幸染疾身死。留下妻吴氏和幼子长仁，家道中落，孤苦度日。全靠吴氏替人缝补浆洗为生。

光阴荏苒，沈长仁已十八岁了，生得一表人材。每日上山砍柴，到市集上贩卖。赡养母亲，有余钱则买书来读。天长日久，也学了些东西。

这一年，家乡大旱，烈日当空，籽粒无收。许多人背井离乡，外出逃荒。老弱的只好呆在乡中。

吴氏愁眉不展，便对长仁道：“儿啊，看来这家乡是难以立足了。记得你父亲生前，曾与来安的黄员外订下亲事，将黄小姐许与你。如今你年齿已长，就去黄家投亲吧！”

沈长仁道：“母亲，俗话说，三年不上门，是亲也不亲哩！我这副模样上门去，黄员外岂会认我？还不是被人笑骂刻薄，自讨没趣。”

吴氏道：“我早想到这层了。当初你父亲与黄员外攀亲时，我家尚富。如今一贫如洗，黄家必有悔意了。我儿此去，可观颜察色。若黄员外肯收留你，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若他不愿履约完婚，我儿切莫与他论争。俗话说：‘人在矮’

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’若他不肯，你就把婚约送还与他，只说家境贫寒，恐贻误小姐终身。情愿送还契约，请小姐另择良偶。但请黄员外念先父之面，资助若干。如此，我母子也可免受饥寒之苦，日后另择个穷人家的姑娘为媳妇也就罢了，切记，切记！”

长仁领命，整装欲行。吴氏取出一支金钗交与长仁，嘱咐道：“万一盘费不够，可以此典当银两。”长仁拜辞母亲，出了家门。

刚到村口，便见一人，叫道：“沈长仁，你往哪里去？”

沈长仁一见，认得是本村大财主家的三少爷钱昌，曾在私塾同学过几年，便答道：“小弟欲去来安投亲，钱兄何往？”

钱昌道：“小弟欲去盱眙，正好与沈兄同行，于中途分手吧。”

沈长仁心里明白这钱昌是个无赖，本不欲与他同行。但又碍于同村情面，只得勉强点头。

二人边走边谈。沈长仁奇怪地问：“钱兄这次出外，何故不骑马？亦不带随从？”

钱昌掩口而笑，对沈长仁附耳道：“我是瞒着家父偷跑出来的。”

沈长仁更感奇怪，问道：“钱兄何故如此？”

钱昌道：“长仁兄是同窗好友，说说也无妨。小弟生性风流，最爱拈花惹蝶，本处的女人已玩遍了。想去盱眙换换口味，因此瞒了父亲。若他得知，必然不许。”

沈长仁以为钱昌在盱眙有恋人，便道：“不知钱兄爱上了哪一家的小姐？何不告禀令尊令堂，明媒正娶？”

钱昌哈哈大笑道：“哪里有什么看定了的人？我也不想去盱眙娶亲。只听人说：盱眙乡下有个周员外，他的独生女儿

叫周仙英，端的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远近百里闻名！我在彼处有一好友，此去盱眙，寄居友家，有机会便勾搭周小姐上手。也不过逢场作戏，玩玩而已，怎会娶她为妻呢？”

沈长仁听了，心中好生不然。本想斥责他几句，莫胡乱糟蹋女孩子。但转念一想，说也无用，反遭嗔怪，便不言语，闷闷赶路。

钱昌见话不投机，也觉没趣。乃于中途辞去，前往盱眙了。

到了盱眙，寄住友人家。钱昌千方百计，探听得周仙英小姐每日清晨，不要丫环陪伴，独自一人，到林间散步。便暗暗立定了主意。

次日，他起了个早，漫步林间，拣了块大石头坐下，拿出一本“诗经”装模作样地念了起来。眼珠儿却不时偷觑林外，耳朵倾听四周。

不多一会儿，那周仙英小姐果冉冉而至。她生得如何？有诗为证：

红牙催拍燕飞忙，一片行云到画堂。
眉黛促成游子恨，脸容初断故人肠。
榆钱不买千金笑，柳带何须百宝妆？
舞罢隔帘偷目送，不知谁是楚襄王？

钱昌一见，魂飞魄散，心想：“怪不得周小姐远近闻名，这等美女真乃世上少有！”

眼看周小姐就要过去了，钱昌故意咳嗽一声，放大了喉咙念道：“关关雉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……”

仙英小姐听见了，停下脚步。瞥了一眼，见是个俊俏的书生在念“诗经”，不禁踱了过来。好奇地问道：“相公何来？”

为何从未见过？大清早在此用功，是去赴考么？

钱昌巴不得有此一问，连忙站了起来，深深一揖道：“晚生钱昌，乃亳县人氏，来此访友。晚生平日酷爱诗书，日夜诵读，欲罢不能。虽客乡羁旅，亦不能免。不料惊动小姐，还望恕罪。”说完又是一揖。

仙英小姐不知钱昌是个淫荡好色的下流无耻之徒。见他生相俊俏，谈吐温文尔雅，顿生好感，便与他攀谈起来。

钱昌勾引女人，着实有一套。他这一张嘴能吹出莲花来，能把泥鳅吹成龙，能把壁虎说成山中兽王。周小姐着了迷，听得如痴如醉。

钱昌道：“不瞒小姐：晚生自幼有些学问，十三岁便成了大户人家的塾师了？”

仙英摇头不信，道：“你这牛皮吹得太大了？小小年纪能识几字？怎能为人师表。”

钱昌道：“小姐听了，本乡有个大财主，极为刁钻古怪。小生十三岁时，他出了一张告示，要聘一名塾师，去他家里教书，年薪三十两，比一般塾师的束脩要高了二倍多！因此去应聘的秀才不少。但这个财主说：必须由他面试方可录用，以免贻误了他家子弟。秀才们自以为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有何可怕的？都欣然应允了。谁知他只出了二个字，便把众位秀才难住了。一个个大眼瞪小眼，像下雨天的蛤蟆，呆住了……”

仙英忙问道：“是哪二个字？如此难认？”

钱昌折了根树枝，在地上划了个“Ⅱ”，又划了个“竺”，道：“小姐，这二个字，你可认识么？该念甚么音？”

仙英歪着头，左认右认，总也认不出什么字，只得摇了摇头，尴尬地笑道：“莫说要我认，就连见也没见过。”

钱昌得意地说：“当时，那些秀才一个个垂头丧气回家来。我一听，便叫道：‘你们太脓包了！这二个字也念不出来？让我去！’便奔向那大财主家去。众人在我背后哂笑不已。”

“我一到那财主家，财主一见我的身材，便乐得咧开了嘴：‘像你这样的小哥儿也来应聘？回去吧！’我理直气壮地说：‘有志不在年高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人不可貌相！您老人家招聘塾师，可没限定年龄。只要我念出了这二个字的读音，说出了含义，为什么不能做塾师？’

“财主一听，改了脸容：‘嗨，有道理。那好吧，你说说：筓、兀这二个字怎么念？是甚意思？’我即说：‘这有甚难的？‘坐’字削了头便成了‘筓’，因此这字便叫‘躬’，就是人缩成一团的意思；‘立’字少了一点，便成‘兀’字，这字便念成‘蹲’，就是一个人蹲在地上的意思……’”

周仙英听了，笑得流出了眼泪，连声道：“解得好，解得好！那财主怎么说？！”

钱昌笑道：“那财主也大为敬佩，真地聘我为师，教他的九岁儿子了。可那财主也真阴损刻薄：明明说好一年的束脩是三十两银子，比别人家的多支了二倍还多；暗地里却克我的饭食。每餐净让我吃萝卜，这叫我怎咽得下饭？因此我心生怨恨，编着法儿要捉弄那老财。”

“一日，老财想考考他的儿子，看他究竟学得如何？便对他说第二天要他对课。那小少爷慌了手脚，忙跑来见我，问我如何应付？我说：“你莫慌，但看我筷下夹什么菜，你就对什么课就是了。”那小少爷闻言方才心安。

“次日午饭时，老财出了个课给他儿子对。上联是‘青菜’，我忙夹了一筷子萝卜塞入嘴里。那小少爷见了，忙对‘萝

卜。那财主听了，乐得眉开眼笑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对得好，对得好！”又出了一课：“绸缎。”我又夹了一筷子萝卜，那小少爷见了，又叫：“萝卜！”财主听了，奇怪地问：“绸缎何以对萝卜？”

“我接口道：‘老爷，没错。‘绸缎’对‘罗帛’不是很对么？’”

“那老财主无言可答，气鼓鼓地又出了一课：‘钟鼓’。我听了，又夹了一筷子萝卜到嘴里去。那小少爷见了，忙喊：‘萝卜！’”

“这下子，老财火了，一拍桌子，厉声道：‘胡说！钟鼓怎能对萝卜？’冲过来要打儿子。”

“我忙说：“老爷，莫发火，你听我说：钟鼓对锣钹，这有何不对？”

“财主怒问道：为何总对‘萝卜’？难道你不能教我儿子别的什么吗？”

“我忙道：‘啊呀，老爷！你每餐都让我吃萝卜，我肚子里净是些萝卜，还能教给小少爷别的什么吗？’”

周小姐听了，笑得弯下了腰，道：“你真会逗人笑哪，连肚子也给笑痛了。”

钱昌笑道：“还有呢。那老财受了我一顿奚落，从此后没办法，只得改善了我的饮食。可他也不是吃素的善人，真肯将三十两银子乖乖付给我吗？到了岁尾年头，摆宴招待塾师，按理要把三十两银子给我了吧？可他又出了个鬼点子，要我为他家写一副春联，祝他家吉星高照，大走鸿运。写得令人满意才给钱，否则便要赖帐。这下子把我难倒了！我才是十二三岁的孩子，能识多少字？糊弄财主和那蠢儿子，还凑合。但写春联，是要贴在大门口让众人观看的啊！若写

得不好，不是出洋相吗？我搔破了头皮，才想出一条缓兵之计来，只说要上茅坑，让他们等一等。”

“当地的一个茅坑位于小河石桥旁边，人称‘桥缸’。我坐在这‘桥缸’上，冥思苦想，忽见左有一条老母狗，生下了五只小花狗，但其中一只却瞎了双目；右边有二条水牛打架。我灵机一动，有了，便想好了一副绝妙的对联。”

“我回到座席上，笑对那老财道：‘有了，有了，我已想好了一条妙对。但我字写得不好，须请帐房郑先生来写。’老财便命人去请郑先生。

“不料那郑先生是浙江宁波人，我讲的话他听不懂。幸喜我会讲宁波话，便模仿着宁波腔说‘二水四角顿地，五花八眼进窠’，意思是：二条水牛打架，四个角顶撞在一起，直碰到地上；老狗一胎生下五个小狗崽子，因一个是瞎眼，故只有八只眼睛，一一都由老狗叼进窠去；横幅是‘独霸桥缸’，意思是说我一个人独占着这只粪缸不让人。”

“谁知在宁波话里，‘水’与‘世’同音，‘角’与‘阁’同音。那郑先生一下笔就写成了‘二世四阁登殿，五花八眼进科’，横幅写成了‘独把朝纲’。老财一看：嘿，这对联是祝我家二代有四个‘阁’老登殿事君，还能出‘五’个‘探花’，八个‘榜眼’呢！横幅更写得妙。‘独把朝纲’，岂不是说：朝廷大权由我家独把吗？顿时乐得心花怒放，马上把三十两银子给了我……”

周仙英听了，又一阵大笑。

钱昌知小姐已上了钩，更加天花乱坠。说得海阔天空，深投仙英所好，使她听得心醉神迷了。不知不觉，过了一个多时辰。

仙英忽惊觉道：“我该回去吃早饭了……”

钱昌一揖道：“小姐请便，小生也该走了。”

仙英吃惊道：“相公就要回去了么？”

钱昌深悉少女之心：若爱上了一个人，必恋恋难舍。便施展欲擒故纵之计道：“正是。小生来此作客已一个多月了，惟恐家中父母悬念，打算于今日回去了呢。”

仙英果生眷恋之心，道：“相公何必着急回乡，多留几日，也好令奴聆听教诲。”

钱昌作为难之状道：“不瞒小姐，我离家匆匆。身边乏钞。虽已写信向家里去要，但只恐缓不济急……”

仙英信以为真，便从头上拔下一支金钗道：“此钗可向当铺典银百两，你先拿去用。待你家中银子来了，再赎来还我，好么？”

钱昌大喜，再三致谢——其实，这倒不是假话，他离家时带银不多，寄住在酒肉朋友家里，无钱焉能过日？

当下约定次日再在此会面，恋恋不舍而别。

一连几日幽会，小姐已坠入情网，难以自拔了。钱昌心中暗自欢喜。

这一日早晨，仙英正欲往林间散步，忽被父亲喊住了：“我儿慢走，为父的有话问你。”

仙英忙问道：“父亲有何话说？”

周员外道：“这几日如何不见你头上金钗？”

仙英呆了一呆，只得撒谎说：“大约在林间散步，不慎失落了……”

周员外一听，暴怒如雷道：“小贱人满口胡说！这样贵重的东西如何失落了？既已失落，为何不对我说？”举手要打，却被安人拦住了。

安人道：“老咬虫，你疯了！小小一支金钗，失落了也

就失落了，为何要责打女儿？”

周员外气呼呼地道：“安人，你莫遮护他！这小贱人忒不像话。这金钗是我与她作定情之物的。儿女婚事，须凭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怎可私订终身？如今她说丢了。谁知她是丢了还是送了人？若干出些没廉耻的事来，如何是好？”说着，冲过又要打。

安人正拦阻不住，忽一家人持一请帖进来，是西山村的陈员外请周员外去作客。

周员外临出门，又喝骂女儿道：“小贱人，若我回来时你还找不着那金钗，必不与你干休！”

员外走后，安人心慌。问女儿道：“你可是真把金钗送人了？你实对母亲说。”

周仙英哭哭啼啼，怎敢承认？一口咬定是丢了。安人便要派人去寻。仙英说不用，自己去寻回来就是了。

安人道：“女儿，你千万要找回金钗来！否则，你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莫惹他发怒。”

仙英又气又急，找到钱昌道：“父亲追查那支金钗呢！你快还了我吧，否则不得了了呢！”

钱昌道：“这支金钗么？就是小姐不问，小生也要来说了。那日恰逢小生家中送银子到，因此未曾送去典当。不料昨夜失窃，遍寻不见，急得要死，如之奈何？”

仙英闻言，如雷轰顶，大哭道：“这可糟了！若被父亲得知，必不肯轻饶我！如何是好？”

钱昌见状，心中暗喜：金钗失窃，倒是真的，并非他故意编出来哄吓小姐。但小姐急成这个模样，机会便来了。

当下，他便对仙英道：“小姐勿悲，请听小生一言。既然你我彼此情投意合，这事不难。小姐何不跟小生同回亳县？”

待成了夫妻，生米做成熟饭，再向岳父赔罪，谅他也没得话说！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”

仙英早已乱了方寸，且被钱昌一顿甜言蜜语，骗得深信不疑。竟不告诉家中，跟他同去了！

二人离了盱眙，只恐周家有人追来，慌不择路，直拣山中小路而奔去。

眼看红日西沉，夜色将临，仙英心慌：“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，往何处借宿才好？”

钱昌早选好了地方，用手一指道：“小姐，那边不是有一座山神庙么？何不权宿一宵，明日早行？”小姐依言。

进了庙内，但见神像塌败，香火冷落，是个无人居住的破庙。钱昌拣了些稻草来，便请仙英安睡。仙英虽又冷又饿，也没奈何了。

她刚往铺上躺下，钱昌竟扑上来，抱住她强行求欢。

仙英大惊道：“婚前苟合，君子淑女不为。请相公自重，全奴贞节。”

钱昌道：“小姐，可怜小生一片痴情吧！若你坚持不允，小生惟有一死了。”

仙英再三推拒，总拗不过钱昌，只得顺从他了。颠鸾倒凤，尽兴云雨了一番。然后，她因疲乏，便昏昏入睡了。

半夜里，她一觉醒来，旁边却没有有人。心中大惊，连叫：“钱郎，你在哪里？钱郎，你在哪里？”却无人应声。

她慌了神，匆忙穿了衣服。走到门外一看，哪有人影？但听得松涛阵阵，狼嚎声声！

此时此地，仙英方知上了奸人圈套，悔之不及，不禁放声大哭道：“想我在家时，父母何等疼爱我？自出生至今，何曾受过这等苦楚？一旦中了奸人圈套，既失财，又失身，

还有何面目再回见父母？罢，罢，罢！想我命中注定如此，就在这里寻条死路吧！”解下腰带，便欲在破庙中悬梁自尽。

这时，门外忽闯进一人来。一见此状，连忙上前拉住道：“小姐何故轻生？有话好说！”

看官，你道此人是谁？原来就是沈长仁！他本往来安黄家投亲，不料走迷了路，转入这大山中来。见有破庙，便来投宿，刚好撞见。

仙英见有人问，更加伤心，便尽情哭诉了一番，道：“如今叫我如何是好？只有一死了。”

沈长仁闻言，方知钱昌果然奸骗了周仙英，不禁咬牙切齿，道：“小姐，你不知道：那厮与我同乡，在亳县也是到处奸骗妇女，不知有多少人上了他的当！只怪小姐你年轻不谙世事，吃了大亏！但事已至此，悲也无益。依小生之见，还是速速回家去吧！受辱之事，小姐不说，令尊令堂也不会知道。”

仙英哭道：“没有了这金钗，如何回见父亲？他老人家脾性暴躁，只恐难以容我！”

沈长仁听了，便从囊中取出一支金钗，交与仙英道：“小姐，这支金钗可像你那支么？若是像，你就拿去交账吧！”

仙英一看，呆住了：这支金钗竟与自己那支一模一样，毫无分别。失声道：“太像了，太像了！若将这支金钗交与父亲，他必信以为真。”

沈长仁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姐拿去吧！”

仙英道：“素不相识，受此重惠，何以报答？”

沈长仁道：“些须小事，何足挂齿？小姐只管拿去，小生也要走了。”

仙英感激不尽，便要跪下叩头。沈长仁连忙扶起，再三安

慰。

这时，天已大亮了，长仁护送仙英出了山，在十字路口作揖而别。

仙英到家，母亲因她彻夜未归，急得团团乱转。见她回来，喜出望外，便问道：“我儿，一夜未归，你上哪里去了？”

仙英只答：“一路循踪觅迹，寻找金钗，终在大山乱草丛中找到了。”

母亲听了，深信不疑，还说：“那老咬虫为了一支金钗，几乎逼走了女儿。待他回来，我要好好骂他一顿！”

过了几日，周员外回来了，见了金钗，也深悔自己孟浪，好言抚慰了仙英一番。只有仙英，心中悲苦，这且按下慢表。

且说沈长仁到了来安黄员外家，请门丁传报，说亳县沈长仁来投亲了。

那黄员外本是嫌贫爱富之人，听说沈家败落，早生了悔婚之心。但黄小姐腊梅，美而且贤，深明大义，必不肯行此不义之事。再说，沈淦在时，黄员外蒙受恩惠甚多，也不好启齿退婚，此事便拖延下来了。

此时一听沈长仁来投亲，心下老大不悦。沉吟许久，迟迟不出来见他。

沈长仁见无人出来，早知黄员外之意了，便将婚书和黄小姐的年庚八字，皆装在一个小盒子内，请另一家丁带进去，并传言：“小侄因家贫败落，惟恐貽误小姐终身，此来特为退婚。请小姐早择良偶，不要误了自己青春。若老伯念先父之面，收留小侄在家念书，并资助家母，勿使冻馁，于愿已足了。”

黄员外见了婚书，又听了这一番话，不禁喜出望外。但

想起沈淦从前恩遇，倒觉有些过意不去，连忙亲自出迎。当着沈长仁的面，将那些家丁大骂了一通：“沈相公非比他人，你们为何不早通报？总要把你们这些奴才的腿，个个都打折了才好呢！”众家丁只得唯唯。

黄员外又笑对沈长仁道：“贤侄只管安心住下——这里就是你的家。令堂那里，我也会派人送钱送米去的，不必操心。”

沈长仁称谢，暂且在黄家住下，这且慢表。

黄腊梅小姐听得沈长仁来投亲，又惊又喜。但一听已退了婚，心中懊恨，竟致寝食俱废。

丫环春香，善解小姐之意，便劝道：“沈相公因家道中落，退婚必非真意，实出无奈之举。小姐如有意，奴婢去把沈相公请来相会，让你俩互诉衷曲。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”

黄小姐听了，脸羞得通红。骂道：“小丫头片子，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？君子淑女，岂可月下私会？再敢胡说，我撕了你的嘴！”吓得春香连叫不敢，借口倒茶，退了出去。

且说黄员外退了沈家的亲事，自然欢喜。但想想女儿已十八九岁了，婚事尚无着落，心中又不禁忧闷起来。但急切之间，到哪里去寻一个好人家？胡乱找一个，岂不害了女儿？

正在忧闷，家丁来报：“滁州杨员外和公子杨富来访，正在门外等候。”

黄员外一听，喜出望外，忙叫：“快请！”自己却已迎了出去。

那杨员外讳一个璧字，乃宋朝名将杨老令公之后，家居滁州。滁州属宋朝地界，但宋金自绍兴和议之后，息兵多年，边民来往甚便。杨、黄二家，本是世交，自然倍加亲密。

黄员外吩咐家丁杀鸡宰羊，大摆酒宴，款待杨员外父子。席间宾主谈笑，甚为投机。

黄员外看那杨富，年不满二十，生得身長八尺，仪表堂堂，十分欢喜。便问道：“贤侄乃名将之后，可练习弓马么？”

杨富躬身叉手道：“小侄秉承家教，略识弓马，但技艺不精。”

黄员外笑道：“贤侄何必过谦？今日并无外人，贤侄何不令老朽一饱眼福？”

杨富连称不敢，杨员外却在旁道：“既然黄兄要看，我儿何妨一显身手呢？”

杨富不好推辞，只得道声：“既然如此，小侄献丑了，老伯勿笑。”便取了一支银枪，走下堂来，摆开架式，挥舞起来。

初见时但见枪尖闪闪，呼呼风响。到后来只见一团白光寒气，不见人影。杨富舞了三十六路正宗的杨家枪法，把众人看呆了！

舞毕，杨富脸不红，气不喘，放下枪杆，抱歉笑道：“小侄技拙，贻笑大方了。”

黄员外大喜道：“好武艺，真是将门虎子！”又问他兵书战策。杨富高谈雄辩，应对如流，无一句能难住他。黄员外心中更喜，十分中意。

他想了想，便开言道：“杨兄，小弟有句不知轻重的话，不知可说得么？”

杨员外忙道：“黄兄，你此言便见外了。你我兄弟，无话不谈，还有甚么不好说？”

黄员外道：“贤侄文武全才，乃杨门之福也！不知已定了亲否？”

杨员外道：“尚未。”

黄员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恕小弟冒昧直言了。小女腊梅，